

悲欣交集的九十七年

—從解脫道到大乘佛法之生死觀

林雪紅

98.01.10

九十七年倏忽已過，回首過去的一年，最堪告慰的是，尚不負老師的教誨，從年頭至年尾，始終手持這隻生澀的筆，努力記錄修行的體會與紅塵中的煩惱事。從豁然契悟法理的喜悅寫到失親之痛又從悵鬱不樂寫到心開意解、法喜充滿。歲末回首，不禁感嘆，這真是個悲欣交集的九十七年。

生命如電光朝露，虛幻短暫。去年兩位親人，在家族中屬出類拔萃者，一老一少竟先後罹患重症。年少者已於去年底辭世，長眠雪梨；年長者，尚躺在病榻上與惡疾纏鬥，由於未能以法調伏煩惱，身苦心更苦。這兩位原是眾親友所仰望的對象，一年間，卻是被俯視的時間居多。

「死別已吞聲，生別長惻惻」，博地凡夫情執深重，執著「有我」的無明行，在面對生死不自在與恩愛別離的苦痛時，死亡遂成爲一面永難掙脫的羅網。

論及「無常」，世人皆以爲消極、淒涼而避談或漠視之，但是它才是宇宙人生實相，無視之，難道它就不存在了嗎？法爾如是！在正法〔達磨〕的勝義中，諸所有受悉皆是苦，理由正是一切諸行無常，無常故苦。究竟是「誰」在受苦？生命的省思肇始於無可奈何的苦迫。

苦迫源自五蘊、六入處、緣起這些「諸行」所引生的無常變異，令眾生不能作主。是以佛陀所教導趣向解脫之道，就是和「諸行」、「諸法」息息相關。《佛本行集經》卷四十八說：舍利弗尊者憑藉著馬勝比丘宣說佛陀的教法「諸法從因生，諸法從因滅」，當下徹悟「生滅滅已、寂滅爲樂」，遠塵離垢，得法眼淨，由外道轉向，改投明師，皈依在佛陀的座下。如實覺知一切感受皆依緣起、無常、無我、無自性；正念、精進，安住「三依一向」〔依無常而遠離、依離欲、依滅、向於捨〕根本作意，離斷愛取證得苦滅。

生命的實相是什麼？佛陀說：生命是隨緣生、隨緣滅的現象，無常，沒有實質不變的「我」或「我的」，只有不斷的生滅。何謂死？佛說：沒有一個「誰」在死，而是有生故有死。也沒有一個「誰」在生，而是眾生身壞命終時，心意識仍有我執及愛取，以此業力而繼續受生。

是故，只有緣生緣滅，沒有生死；若煩惱永斷，無所取著，便不

再受生。可是凡夫俗子如我等不明真理，顛倒妄想，希冀「常一主宰」，以深固的「我見」而生愛欲故苦。佛弟子當精勤聞、思、修正法，轉化自我的心意識，洞見身心「無我」的實相，觀無常，遠離世間憎愛二苦，持續淨化身語意三業，培養正智，以顯發內在清淨的佛性。

十六年前的十一月三十日晚間，二姐舉家自台北飛往雪梨定居，十六年後的同月同日同一時間，外甥在雪梨醫院嚥下最後一口氣，永別了一對哀慟的白髮人和憂惱的世間。聞訊之際，我雖嗒然若失，但也爲外甥能自侵肌徹骨的苦痛中解脫出來而感安慰，腦海裡浮現起蘇軾的詞：

有情風萬里捲潮來，無情送潮歸。

人間世，來一遭，正如多情的風萬里捲來潮水，只待時節因緣一到，就無情地隨浪歸去了。只是潮汐有往返之時，逝去的生命卻永不復返。趙州禪師云：「雨無花猶落，風無絮自飛。」即使沒有雨來摧殘，花也會自己凋謝；沒有風兒吹拂，柳絮也會自行飄零紛飛。

兩位大師的詩偈，皆是在昭示「諸行無常」、「緣起性空」的真理法則，表面看似無情，卻隱含著慈悲的意涵。說「無常」，絕非教我們陷入苦的漩渦，而是幫助我們認清「非我、非我所」，於觸境時守護六根，不攀緣執取，平等捨離苦受、樂受，心不隨境轉就不受無常苦迫。

阿含的修行多談「苦、空、無常、無我」；大乘佛法則爽利地將之濃縮爲單一的「無自性空」——當體即空。它教人直觀諸法如夢如幻，如水中月，如燈影，一切皆虛妄不實，使心無所住、無所染著。既知無一法可得，「當觀之如虛空，得令入涅槃」。般若行者由此徹悟並實踐空觀，蕩相遣執，離四相的執取，於念離念，解粘去縛，是阿羅漢的境界。若進一步發菩提心、大悲心，以紅塵爲道場，歷緣對境修，淬鍊出人生智慧，是行菩薩道。從弘法度眾中，了悟「煩惱即菩提」、「輪涅不二」，行於中道，運用慈悲、智慧、方便令自己與眾生皆共成佛道。

佛陀說：「出息不還則屬後世，人命在呼吸之間耳。」外甥年華正盛，誰料會驟然往生？我在傷痛之餘，驚覺身體、生命是如此危脆，無常如此迅速？我們眼下所擁有的家庭、親眷、事業、財富、學問、經驗、師友……在轉瞬間也將成爲過去，化作塵煙。我當思惟「諸法如幻，知幻即離」。提起正念，把握當下，直下承擔，聞思修以斷惑

證真。

同時，我也關照到自己也有很深的情執——來自親屬的受用相應愛。《披尋句》裡云：在家位有兩種貪愛，使人陷於一切的苦惱中不能出離。由親屬尋思、國土尋思之所擾動，而有種種思惟分別，生憂戀心，障生喜樂。

因著無明所蓋、愛結所繫，眾生才會長夜流轉生死，一世又一世，業果相續，演出人間一齣齣恩怨纏繞的戲碼。佛在《楞嚴經》中警策我們：「汝負我命，我還汝債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生死。汝愛我心，我憐汝色，以是因緣，經百千劫，常在纏縛。」可嘆的是，世人多逐妄迷真，不明「業感緣起」之理，不願修習戒定慧三學，淨除一切業障種子，甘願受縛。

年底，兩位在外地就學的兒子剛返家，就說要去參加跨年倒數計時，我說：「這麼一大早就要去跨年？」他倆雖面有愧色卻笑而不答。早餐過後，兩人各自揹起行囊就說拜拜。我心中不免嘀咕著：盼望了三個多月，才見到面，就說再見？！可見得為母者時時憶念子女，而子女卻未必會憶念母親。

近子夜，煙火聲、爆竹聲，震天價響；車聲、人聲、眾聲喧譁，洋溢著年節歡樂的氣氛。我打開窗戶，見街頭人潮匯集，如流水般湧向 101 大樓。我邀約先生說：「近在咫尺，何不也去跨年？」於是，兩人披上外衣，下樓，冒著冷冽的寒風微雨，走到京華城。遙見夜空中聳立的 101 大樓，竹節似的建築物已籠罩在煙火四射的火樹銀花中，在暗夜中顯得璀璨又孤高，有種懾人之美。101 奢華的煙火秀未止，京華城更炫爛的煙火就已登場，人潮又開始流向此處。我倚靠著京華城的欄柱，看著摩肩接踵的芸芸眾生，愴然獨思。

同樣是見「城中煙火洞然」，凡夫為五欲所牽，猶如無知之飛蛾投火，自取焚身；而釋尊即時說偈：「一切行無常，生者必有死；不生則不死，此滅為最樂。」揭發緣起正見是生命實相，有如在大閻冥的三界裡，點亮解脫的明燈。

同樣是面臨命終，凡夫「以愛欲交錯，心中濁興」，貪生畏死、懊惱不肯去，自苦苦他；解脫者如弘一大師則手書偈曰：「執象而求，咫尺千里。問余何適，廓爾忘言。華枝春滿，天心月圓。」若問我將何處安身？但見春滿花開，皓月當空，妙潔清淨，無玷無染，這樣的覺受真真切切，毋需言語。大師此偈隱喻自己將不久人世，曠達自在，悲智一如的境界，引人低迴不已。

趙樸初大德書「一輪圓月耀天心」，讚歎一代高僧悲憫的胸懷如明月之皎輝普灑人間——臨終者關懷生者，心中只有眾生、無我。大師戒定慧圓滿，解脫自在，所證的境界豈是凡夫所能了知？凡愚如我，但知他浪漫、莊嚴、光風霽月、悲欣交集的一生。